七夕会 影音方圆

听“麦黛玲”话当年影事

汤惟杰

“远从有记忆那天开始，我就爱上了电影，时至今日，我已成为一个最热烈的影迷——假如‘影迷’这两个字用得恰当的话”。这是刊载在六十四年前出版的第四期《水银灯》上一篇文章的开头，标题是《我为什么爱看电影》，作者“麦黛玲”。40年代后期“麦黛玲”这个笔名一直活跃于沪上多家报纸的电影版面，而《世界电影副刊》、《西影》、《水银灯》这几份影刊上，“麦黛玲影话”是当年西片影迷们获得最新资讯的热门栏目。

然而，要是知道“麦黛玲”的真身就是沪上资深翻译家朱曾汶先生，你也许会吃惊不小。朱先生的译作在社科界有很高的知名度，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四十多年里他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审校的学术著作达十六七种之多，《论当代革命》、《林肯选集》、《政治中的人性》……几乎每本都是国内治美国史和政治学学者的案头必备书。七年前，他在83岁高龄还为专业读者奉上了最新译著《最高法院与宪法》（与林铮合译）。“文革”后，朱先生也常为报刊撰稿，晚报“夜光杯”就刊发过他的多篇文章。而他30岁之前那段以“麦黛玲”为名的工作生涯，却很少为人所知了。

拜访朱曾汶先生，大家首先聊到的，就是他这番工作经历。原来，1945年朱先生大学毕业不久，抗战胜利，美国电影公司恢复在华营业，当华纳兄弟影片公司上海公司招聘宣传助理的职位时，他欣然前去应聘。朱老回忆道，那次招考的形式是先看一部华纳的音乐片，接下来写一则中文说明书。“以我那时候的英文水平，对白能听懂大部分，但总还是会有些遗漏，但凭自己比较扎实的中文根底，我把中文说明书的文字写得十分华美，结果当场被录取了。”

朱先生入行不久就熟悉了电影公司宣传部的业务：拟写说明书，翻译片上字幕，布置橱窗海报，制订宣传计划，投放电台的广告文案，大片发行的记者会……由于工作出色，一年后他即被公司提升至宣传部经理。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工作中的许多趣事，比如，为配合威廉·鲍威尔主演的喜剧片Life with Father（天伦乐）的公映，他们曾举办过“多子爸爸”的有奖竞赛，最后获奖的是上海一位律师，此人育有11个子女！

当我们问到，这些工作当中哪件最费脑筋，朱先生马上说“那要算是翻译片名最吃重了”，“那时候的片名不像现在流行直译，而是偏好四字结构，要雅致有韵味，又要上口好记”，因此往往为了一个片名需要绞尽脑汁，思量多日，最终想出一个好名字会开心好几天。朱先生自己最得意的，是为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里根主演的KINGS ROW一片所译的片名——《金石盟》，可谓音义兼顾。“失意的例子也有，那就是亨弗莱·鲍嘉跟英格丽·褒曼主演的CASABLANCA”，朱先生主张直接音译为“卡萨布兰加”，但当时片名确定的最终拍板权在影院方手中，他们认为直译片名没有生意经，一定要用《北非谍影》。“倒是改革开放以后，看到了改译的片名大多用《卡萨布兰卡》，但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

聊到“麦黛玲”这个笔名，朱老解释，其实就是英文“my darling”的谐音，以示对电影的热爱之情，“那时候用这个笔名写了不少影评、影讯，发表在各大报刊”，由于是从美国最新的电影杂志以及《综艺》周刊（Variety）等处取材，涉及面广，资讯也新，爱读者甚众。

“因为做电影宣传，结交了不少文化艺术界的朋友，其中有不少跟我年纪相仿，爱好相近的影迷，比如徐汝椿、李君维（即东方蝾螈）、马博良，以及后来成为我同事的陈良廷。”大家聚在一起闲谈，慢慢地一本影刊的构想就形成了，《水银灯》由此问世。目录页上标注的编辑部通讯处“虎丘路一四二号三楼”，其实就是朱先生华纳公司的办公室，而刊物的编务会也确实常在他办公室里举行，但这本刊物跟华纳公司却没有关系，完全是出自几位年轻人的个人兴趣。“光是创刊号的封面，我们就下了大功夫，当时电影刊物的封面喜欢用红色印刷，而我们最终听取了我同事陈焕龙的意见，将英格丽·褒曼侧影特写近照用黑色套印，获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在刊登的文字方面，除了上述几位，还有朱先生的好友董乐山、沈寂、伯奋（即邢祖文）、朱雷朱西成兄弟，以及名作家施济美，报人姚苏凤，电影导演张骏祥，他们都曾为《水银灯》写稿，刊物因此影响不小，每期都要加印才能满足市场需求，而当时物价飞涨，经济接近崩盘，《水银灯》坚持用银元给作者支付稿费（一到五元不等），实属难能可贵，而最终也因经济上无法负担，出至第九期而终刊……

在访谈的整整三个小时里，朱先生娓娓道来，年过九旬而记忆力之强，思路之清晰，让人叹服，而他的讲诉则使四十年代上海电影文化史中诸多语焉不详之处顿时生动丰富了起来。

夜光杯

禁烟别墅

小饭 谈戒烟（之三）

公司搬了新家，换了一套小别墅。中环附近，闹中取静。同事们都兴高采烈，觉得工作终于变成了“生活”。“比疗养更放松，比出家更有趣”。我们都这样乐观地想。

不料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也没有便宜的别墅。因为租金“可观”，老板心中郁郁寡欢。加上老板不是烟民，更不嗜酒，又不能采取别的办法压抑或发泄，只能“虐待”员工，排遣烦恼。

没几天行政公布一条“新政”：别墅内不得抽烟。特别补充还相当显眼：一经发现，罚款一千。

经济杠杆是有效的市场调节法则。看见罚款，虎躯一震。

公司新来的同事一天两包，怎么劝也不行。他谓之青春，就好像香烟能成为他青春的纪念，缺了尼古丁不能让他自己与他的青春岁月发生化学反应。这显然是错误和个别的认识，但你终究没办法说服他。看着他上班间隙从别墅三楼踩着沉重而复杂的脚步，走出花园，掏出香烟，正要点燃，四月的春风吹灭了伙计微弱的火苗……他再左右手配合，把衔着烟的嘴埋进去，一会儿烟总算飘出他的鼻孔。

戒烟的朋友最怕烟民伙伴。他一去，我心就痒。

尾随两包的朋友是一包的朋友。还间或蹭烟的朋友。他们成群结队委屈地去别墅门口抽烟，一道悲喜交加的风景线。委屈是他们委屈，我心中则多一分忧愁。戒烟这条荆棘路，不能前功尽弃；抽烟这条不归路，也不能代他们暗自窃喜。相比他们费了一些力气得到了烟瘾的“释放”，我有一丝安慰：总算不用费这么大力气受那么多冷风去抽一根香烟。

“我不会跟他们去抽烟的。”在别墅阳台我一次次对自己说。然而我看到他们举着烟屁股对我招招手，充满挑衅。苦笑一下，转身面对电脑，享受没有烟雾的办公室，再一次说服自己：抽烟有害健康。

一会儿抽完烟的同事上楼，一个个自我解嘲：“老对着电脑，也不好。”“楼外风很暖嘛，晒晒阳光也很舒服。”“爬楼梯就是我的锻炼方式。”

……

人生大致如此了。看着别人受苦受难，也看着别人得偿所愿。愿望和苦难本来就是连接在一起的吧。还有一个感悟是：人最大的长处是说服自己，通过对自己进行有效的信息控制，保持乐观。

再婚夫妻的财产纠纷

柏万青

柏阿姨说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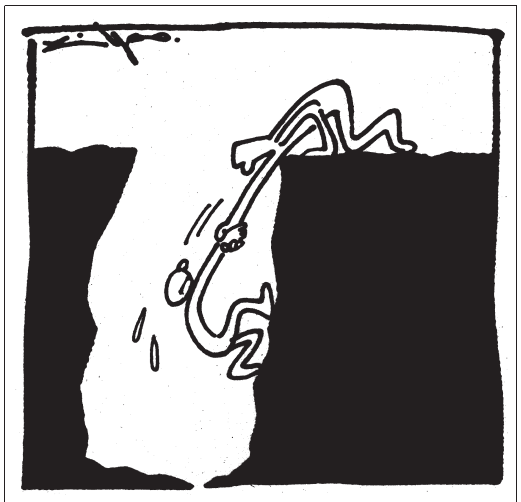
这次来找我调解的是一对安徽夫妻，他们是再婚的。女方是丧偶，丈夫因遭车祸去世，留下一子、一女且都成家立业。男方是与前妻离异，生有一子归男方抚养，儿子就读大学。2004年经人介绍结为夫妻。妻子张女士勤劳泼辣，很有经营门道。丈夫王先生老实厚道，家里的事全由着妻子张罗，尽管是再婚，夫妻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2006年丈夫家的老房子因日久失修成为危房，公婆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力上都无力改建，便与家人协商，把居住地分为南北块。丈夫王先生分得南块，丈夫的哥哥分得北块，并讲清楚兄弟俩所建房屋归各自所有，父母只需居住权。此后兄弟俩在自己所得地块各自建起了房子。2012年恰逢夫妻俩的老房都遇到动迁，丈夫属于县城，分得三套房子，夫妻俩、公婆及儿子各得一套。妻子属于农村，分得四套房子和20万现金。本来动迁给他们包括子女带来了不菲的利益，但夫妻俩矛盾就此开始，竟闹得不可开交。按照夫妇俩的如意算盘，丈夫动迁所得房屋给女方儿子一套，妻子动迁所得房屋给男方儿子一套。夫妻俩矛盾焦点在男方父母所得的那套房。丈夫认为这是动迁分配给父母的应该给父母，妻子拿着2006年公婆对老房改建的协议书，认为应该由夫妻俩所得，公婆只要让他们有居住的房屋就可以了。实际上他们是各打各的算盘。丈夫想以后父母百年之后可以把房子留给孙子，因为老人有权利处理自己的遗产。妻子执意要把房子留给夫妻俩，是打算等两夫妻百年后房子归双方子女所得。夫妻俩为此事发生矛盾，互不相让，即使到了调解现场也声称“调解不成就打官司，官司打好后就离婚”。看到夫妻俩你一句我一句剑拔弩张的样子，我给他们进行了分析。

首先打官司是否划得来。我为他们算了一笔账，按照当地的房价，县城是5000元/平方米，农村是3000元/平方米。如果打官司，情感受影响不算，光律师费用、不动产估价费用、诉讼费加起来最起码要20多万。这笔账算得夫妇俩张口结舌。

其次是离婚是否划得来。夫妇俩都是已过50岁的中年人，离婚后肯定会再婚，因为他们各自手中有房，再婚是不成问题的。但这个年龄再婚各自找的对方肯定也会带子女，势必增加新家庭的负担。这笔帐又算得夫妇俩张口结舌。

听我这么一算，他们纷纷表态，既不打官司，也不离婚了。我告诉他们，调解的方案就是各自按照动迁协议各得其所，特别是不能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现在夫妇俩所争议的父母那套房是政府动迁后分配给公婆的安置房，夫妇俩不得以强行索取等方式侵犯老年人的财产权益。妻子以公婆2006年的协议来说事也是违法的。因为2006年公婆与子女所签订的协议是对兄弟俩各自建的房屋放弃所有权只要求居住权的承诺，随着兄弟俩所建房动迁拆除，原来的协议已经无效，现在是政府给二老的安置房，所以妻子擅自把公婆的安置房占为自己与丈夫所有，已经涉嫌侵权。

虽然他们最终愉快地接受了我的调解，但我始终开心不起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是再婚夫妇，虽然感情尚可，但各自对对方都有戒备之心，都生怕自己百年后的财产分配自己的子女会吃亏，所以双方不约而同地把动迁所有的房屋、财产都分给了各自的子女。对此我告诫他们，一定要有自我保护意识。孝顺的子女是不会要父母的财产，不孝顺的子女，给他财产只会毁了他。父母也要给自己留点养老本钱，否则遇到不孝子女，到时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连做人的尊严也将失去。



智慧快餐

郑辛遥

帮人要有力量，更要有气量。

小白块夜遇劫匪

马而可

黯淡的月光下，小白块挑着一担货，连夜赶路。行至黑松林，正打算停下来歇口气，一道黑影嗖地从路旁的树林里闪出，一个蒙面大汉立在小白块面前。大汉立定，说了几句客套话：“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想从这里过，留下买路财！”

小白块可不是一般的客商，他见多识广，这种事遇得多了。

“我是小白块，俗话说做贼不偷窖井盖，强盗不抢小白块，你可明白？”小白块大声说。

“什么俗话，我从来没听说过！”蒙面大汉道。

他当然没听说过，我也是第一次这么编。小白块想。

“让你过去，你得问我的拳头答不答应！”蒙面大汉把一双拳头在小白块面前晃了两下。

“嘻嘻，嘻嘻，我来问问！”小白块干笑了几声，说：“拳头，冻坏了吧，我的挑子里有一双手套，给你戴上正合适，戴上你就不冷了。我给你戴手套，你就答应让我走！”说着，小白块拿出一双手套来。

蒙面大汉不知怎的，紧握的拳头不由自主地松开了，听由小白块把手套一只一只戴上，他想给小白块一拳，可五指怎么也握不到一起。

小白块给蒙面大汉戴上手套，说：“当然，这双手套不是送给你的，你要付我钱，三个钱一对，深更半夜不打折！”

蒙面大汉老老实实拿出三个钱，递给小白块，然后目送小白块离开。

在这条路上剪径，有好几年了，这样的情形从没见过，蒙面大汉纳闷极了。他脱下手套，双拳立刻恢复了力气，再戴上，双拳依然充满力气，可刚才是怎么回事呢？

今宵灯谜

龚蓓文

贷方无责

（二字礼貌用语）

昨日谜面：雁鸣嘎嘎（已故评话演员）

谜底：张鸿声（注：别解为“张嘴的鸿雁发出声音”）

让患者在『休闲』中候诊

庞兆麟

当医患矛盾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时，不少医院都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来缓解矛盾，从而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去年笔者在《夜光杯》上写过一篇短文《免费班车』显真情》，说的是闵行中医医院开免费班车，为患者就医带来了方便，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和赞扬。

前不久，我从媒体上又得到一条新的信息：东方医院门诊将定位为『大客厅』，在『大客厅』里有无线网络，有咖啡喝，有书读……把患者候诊的时间变成休闲的时间，并传递一种人生态度：生病是身体发出的信息，把它当作是一次停顿、一次休息吧。

在生活中，人们都有过一个切身的体会：一旦生病了，到医院去就诊，排了队挂上号，在等候的时间里，焦虑、无奈，心里不免烦躁，以至产生埋怨的情绪。而东方医院让患者在『大客厅』里，喝喝咖啡，看看电视，读读书……在『休闲』中候诊，真是又一项人性化的措施。患者在『休闲』中消除了烦躁，也有助于减少以至消除医患矛盾。

东方医院的门诊、急诊、医技、药房、手术室、行政集于一楼，占地仅三十二亩，被称为中国最袖珍的三甲医院。可是，他们在上海卫生系统二〇一二『改善服务年』的激励下，在『螺蛳壳』里边建、边改善，创设了『大客厅』，为患者提供了边休闲、边候诊的环境，怎不令人称好。

当今，上海各医院为缓解医患矛盾的举措层出不穷，市民们都感同身受。但愿上海市二〇一二『改善服务年』的精神能不断延伸，让『医患矛盾』转化为『医患和谐』，从而不断提高全市人民的健康水平。

灯花

撕蛋壳

马蒋荣

如果说有人吃熟鸡蛋、鸭蛋不会剥蛋壳，那一定会让人笑掉大牙。但如果换个煮熟的鹌鹑蛋剥壳，那犯难的人肯定不少！

日前，在农贸市场买了500克鹌鹑蛋。可是，当晚全家人面对一大碗五香鹌鹑蛋时却犯了难。因为这鹌鹑蛋壳虽然很薄，但却韧劲十足，根本不像煮熟的鸡蛋、鸭蛋壳很脆，敲碎了就能各个击破，很快使蛋与壳分离。而小小的鹌鹑蛋拿在手里，力气用大了，那蛋壳没有剥下，里面的蛋白和蛋黄倒捏碎了；力气用小了，那壳根本不买你账，牢牢地粘在蛋衣上不肯分离。

隔天，我又去了那个卖鹌鹑蛋的摊位，我对摊主说，鹌鹑蛋好吃，但蛋壳实在难剥！摊主听我这么说，就拿出一只煮熟的鹌鹑蛋，说：“这鹌鹑蛋的蛋壳不是剥掉的，而是要撕掉的！”说着，他用指甲将一只鹌鹑蛋壳破了一个口子，然后拉着蛋壳沿着鹌鹑蛋的外周，一圈一圈地撕下来，前后仅几秒钟，一只洁白的囫囵蛋就丢进了他的嘴里，看得我目瞪口呆！

其实，这世上的许多事就像剥蛋壳和撕蛋壳一样，看似简单，但都有学问或窍门在里面。